

精製優秀的選本，豐富多彩，實屬由由歷經磨  
壓、困難、創始，更覺晶瑩剔透，如琥珀似玉液，  
不徒真顏。

# 我本溫柔

仲民 著

出版社

# 我本溫柔

通俗長篇世情小說

仲民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何启明

封面设计:崔鹏飞

## 我本温柔

仲 民 著

---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扶风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0.5 印张 20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---

ISBN7—5371—2589—4/I·870 定价:18.0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温柔漂亮的少女秋玲，还在她含苞待放之际，就被她那色狼之父以自己女儿自“开苞”之由奸害了，继之又被其魔鬼姨父遭塌。然而，爱她之人仍然纹身相爱，可惜这种爱只是昙花一现。

当她擦干泪眼，昂然下海之时，不料又被小女孩骗入性虐待狂的魔窟，惨遭性蹂躏，幸遇老嫗搭救，逃出苦海，偏遇小偷行窃，盗出了一幕张冠李戴骨灰盒的悲苦剧。

终于，她碰上了他和他，生命之光出现了戏剧性大转折，使她的事业和爱情都达到了现想的峰巅。

本书情节生动曲折，语言丰富多彩，喜剧性、怪异性的事件迭出，令人目不暇接、捧腹不已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引子 ..... | (1) |
|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蓓蕾凋落了一瓣 ..... | (4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他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一个荒唐的故事,据说古时候有个男人,为自己的生的几个女儿都开了苞,破了瓜,结果那男人有福有寿,财源鸿发。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二、有苦无处诉 ..... | (14)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秋玲挣扎着起来洗身子,她刚刚挪动一下,便发现被子上和床单上印有斑斑的血迹,她想这就是老畜牲的罪征。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三、又一只老色狼 ..... | (22)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突然,秋玲对姨父的笑声和目光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那笑声,似乎让人心灵颤栗;那目光,更让人内心恐惧。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四、妹受害时妈妈死 ..... | (34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妹妹走路的异样引起了秋玲的警觉,她从妹妹的艰难步态中似乎看到了两年前的自己,难道……

## 五、校花的多角恋 ..... (40)

欲话说，破人亲事如杀父。

此时，秋玲的心里真象打翻了五味瓶。和自己玩得好好的女同学居然要当着自己的面和自己的男朋友相好，这叫她怎么忍受又说什么好呢？……忽然，她灵机一动。

## 六、纹身的爱 ..... (70)

秋玲在妹妹秋菊的帮助下，把新买下的衣服替王军换上，当秋玲慢慢地脱下王军的衣服时，秋玲的眼睛越睁越大，她的脑袋仿佛在这一刻全部炸裂，她的心肺仿佛也在这一刻全被掏了出来。

## 七、爱的欺骗 ..... (112)

不可否认，他的身影偶尔曾在她的脑中闪现，睡梦中也出现过他，特别是刚才这一番长篇的真诚自由，确实打动了她，那尘封的大门渐渐的放开，那爱的火焰慢慢烧起，是的，秋玲太需要爱了。

## 八、大人也上小孩当 ..... (170)

他伸出了长长的舌头，那舌头有如毒蛇的舌尖似的不停地挑动着。是的，她感到他是一条大毒蛇，而她只是一只小兔子。现在，毒蛇正张开了血盆大口，正要将

她整个地吞噬。

九、跟着姐姐走 ..... (202)

学生证上沾满了血斑斑的血迹,照片已模糊不清,但依稀可以辨认照片确系刘秋玲却是无可置疑的。

十、张冠李戴的骨灰盒 ..... (208)

望着他那真诚、坦率、质朴的样子,我相信他不是坏人。然而我的心里又一阵一阵的感到悲伤。每一次,当我遇到一个男人时,我都以为遇到了救星,但是一次又一次,这些本来象“好人”的人一下子就现出了真面目  
.....

十一、旧情难续 ..... (239)

她的心不住地抖动起来,这种脱离灾难后的吻,与过去的吻是不同的,有一种胜利的伟大,吻起来分外甜蜜。

十二、我本温柔 ..... (293)

罗玉成抬眼一望,不由浑身一激灵。天啦,这不是美国的性感明星吗?难道小小的娱乐厅有这么美的女人?她的三魂七魄已被白香那对媚人的眼睛勾去了一大半。

## 引 子

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小城的火车站今天欣逢盛大的节日。

一条醒目的巨大横幅悬挂在出站口：

——热烈欢迎全省优秀女企业家、优秀女个体户刘秋玲小姐回乡捐资 100 万元办学。

呼啸而来的列车渐渐放慢了速度，“吭哧”“吭哧”着进了车站。

等候在站台上的县、乡、村各级领导干部和亲友及少先队员立即拥上列车停靠点。

车门打开，照像机、摄像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了她，千百只闪光的眼睛一齐注视着她。

掌声响起来，鲜花舞起来。

刘秋玲从容地走出车站，手中挥舞着一束鲜艳的玫瑰，面带微笑地频频向迎接她的人群点头致意。她今天格外漂亮。上穿



洁白的衬衫，外罩一件高档开斯米毛衣，下着皱褶分明的黑色长裙，白皙的面庞上泛着红光、高挑的身材显得婀娜多姿，长长的秀发有条不紊地披在双肩上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着甜甜的，柔和的光泽。仿佛她不是一个 30 多岁的娱乐中心经理，而是从大都市来当地演出的影视歌坛大明星。

在她的身后是身着笔挺西装的石飞。石飞伸手搀着她走下车梯。随即，她的手就被一双双温暖而热情的手握住。

刘秋玲不停地笑着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她被人们簇拥着走出了车站。

在她身旁两边走着的是她的老同学，现任村支书和村长的周琼、李明夫妇。

无疑，这在小城和刘秋玲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是辉煌的时刻。

然而，刘秋玲并不希冀这样的辉煌。回想她虽然短暂但很辛酸坎坷的生活经历，她觉得心里很苦，有些不寒而栗。不错，人生一世，不可能什么都得到，也不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

各人头上一方天，只要能各得其所。只要能得到你所最想要的东西，也应该算是一个较为完满的人生了。

她已经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，那就是——钱。她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的是生她养她的家乡小村的贫穷与愚昧，她曾经多次暗暗地许下心愿，只要有了钱，非得为家乡小村办件大事不可。

今天，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而且声名显赫。因此，那过去

的创伤,过去的苦楚,过去的牺牲,又算得了什么呢?想到这,她并不过多在意那欢迎她的仪式和鲜花掌声,她坦然地走出了车站。

车站外,依然是黑压压的一片欢迎她的人群。她看到人们投来赞赏、羡慕的目光。她的心里又不由一怔,人们啊,千万别误会,我不是女能人,更不是女强人,我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名青年妇女,和很多女人一样,我很漂亮,我很温柔,也很……

忽然,她的目光看到了车站外一棵大樟树下的两个人影,男的 50 多岁,女的 30 多岁,两人委委缩缩、推推让让,想走向她又不敢,形同乞丐,状似疯癫。

女的是她同学白香,曾一度沦为卖淫的暗娼。

男的是她父亲刘星明,也是第一个奸污她的色魔禽兽。

刘秋玲乍一见到他们,象是苍蝇入了口似地想呕。但随即又大方地上前捻了捻他们的手。然后,钻进了迎接她的小轿车。

这时,背后的欢呼声似乎更响了。

## 一、蓓蕾落了一瓣

他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一个荒唐的故事，据说古时候有个男人，为自己的生的几个女儿都开了苞，破了瓜，结果那男人有福有寿，财源鸿发。

轻烟，淡草，昏鸦，小桥，流水，人家。这就是刘秋的家乡。

她的眼前是一片苍绿的山，山前有一条小溪，潺潺的泉水汨汨地流淌，溪边有座石块垒的小塔，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，这人家有一对夫妇，两个女孩，一条黄狗。

小秋玲生长在这片自然、宁静、质朴的土地上。清风、丽日、青山、绿水给了她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。

秋玲是幸福的，自由的，她迷醉于这种童话般的人生世界。

那是个月亮很好的夜晚，她和爸爸、妈妈、妹妹吃完晚饭后在厅屋里听了一阵收音机里的音乐，然后回到她自己的那间房里，她拉亮了安在书桌左角的小电灯，再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坐在桌前用双手支着前额，开始回忆这一天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，然而这是个平淡的日子，太平淡了，上初中的一年二期了，没什

么新鲜的。因此她发了很多的呆，日记本上仍然没有记下一个字。

她本能地凝视着窗外，窗外是一片淡绿。她爱绿色，在她这间小天地里布置的也全是绿色、绿床单、绿桌布、墙上贴着纸剪的花。小她四岁的妹妹问她为什么尽用绿色时，她也说不清，只好说“绿色好，喜欢呗。”

这时，习习的凉风吹得绿色的窗帘在微微地拂动，月光透着窗帘，使那窗帘变得象烟雾般透明，绿得莹洁，绿得轻软。她走过去一拉开窗帘，只是想看看夜里的月亮。可是，她一眼就看到一个人，在窗外不远处的一棵枫树下，静静地然而又是贪婪地在凝视着她的房间，她的窗口。月光把她照得朦胧又清晰，他被枫叶的枝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只见他高高的，胖胖的身影，斜倚在树干上朝这里望着。她无法看清他的面颜，事实上，猛然发现窗外有这么个男人，她早已吓了一跳。

她迅速把窗帘拉上，又回到桌前坐下，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。她想起身到厅屋里喊爸爸妈妈，但当她从窗帘的隙缝稍一向外窥视时，发现那人已经不在。她也就算了。

这只是一个开头，一连三次的晚上，那个黑影都出现在那棵树下。每当她拉开窗帘的一刹那，惊恐使她血液凝住。他依然是有些鬼鬼祟祟地注视着她的窗户。这使她断定此人并不是偶然来的，几乎出于反射作用，她立即拉拢窗帘，但没有退开，却在窗缝中窥视着他。只见他鬼头鬼脑地将身一转，把身子往下一缩，朝这方的山路上走去了。

她目视着他的影子在山路上消失，奇怪，这个影子是那么陌生，又好象有些熟悉。忽然，她心里浮起一种恐惧的感觉。

不知道为什么,她没有把这个困扰着她的黑影事件告诉爸爸妈妈。每天晚上,照例是一家四人聚在厅屋里听收音机,扯闲话。那时收音机是播放的都是“红太阳”歌曲和京剧“样板戏”,爸爸从小学做木工活,在江湖上走得多,学了不少地方戏曲,自从“样板戏”出笼后,他也有腔有调地学着唱了几段,每当播放这些唱段时,他总是装模作样、摇头晃脑地唱起来。有时唱得走了调,她们娘仨便会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
刘秋玲的父亲刘星明,这年已是40多岁的年纪,长得不算高大魁伟,却是身板结实。自小学得一手木工活。“文革”那年月虽有手艺也做不得,所以他也只能闲在家和队上的农民们一道出工种地,开荒造田。虽然他没有上过学念过书,但他跟随木工师傅贯走江湖,见多识广,又常与占卦算命者为伍,有意无意间知道一些人世奇闻怪事。哼唱一些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也是这个时期学会的。他常常不无遗憾地说:

“嘿,倒转20年,老子要去戏班里唱小生了。”

这时,刘星明又有滋有味地跟着收音机里的京调唱起来。

“爸,你还是到戏班里去唱小生吧,我看你一点也不老。”

秋玲打趣爸爸地说。

刘星明一把搂住秋玲,笑吟吟地问道:

“真的,爸爸真的不老?”

秋玲进一步打趣地说:

“是呀,你去唱小生,我和妈妈、妹妹就可以在家里听你在收音机里唱哪!”

“哈哈!”

一家人笑得七颠八倒,东斜西歪。

刘星明一把抱住秋玲坐到他身上。说：

“好，爸爸去唱小生，你去唱小旦，咱们父女搞个一家班！”

秋玲噘着嘴说：

“嗯，不嘛，我不唱戏，唱戏被人看不起的，什么小旦大旦呀，我不去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不去。告诉我，你今年十几岁啦？”

“十三。”秋玲说。

“不对，该是十四了。你是正月生的，忘记了？满了十三，就是十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个中学生了，不是少先队，而是青年团了。再过几年，谈高中，读大学，又要找对象结婚了，哈哈哈！”

秋玲用手勾住刘星明的脖子，撒着娇似地说：

“爸爸坏，爸爸丑，我不找找对象，我不结婚，不结婚。”

说着，秋玲的一双小手连珠炮似地拍打着爸爸的胸脯。

爸爸只是“嘿嘿嘿”地笑着。

“好了，”妈妈开腔了，她总是轻言细语的说话生怕吓着别人一样，“你们父女疯够了，玲玲还不下来。”

“哎。”

秋玲听到妈妈的声音，停止了拍打爸爸。

刘星明在秋玲的脸颊上轻轻拧了一下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成了个大妹子还不知道，还想作小姑娘疯吗？”

妹妹秋菊在一旁不甘冷落，连忙爬到刘星明的身上，又吵又叫地说着：

“我要疯，我要疯。”

刘星明把秋菊举起来：

“好，你疯，你疯！”

一家人又是乐癫癫的。

啊，她真爱她的家，她更爱她的妈妈和爸爸。他们就是她的一切，在她以前的童年记忆里，这是她最美好，最甜蜜的一页。特别爸爸虽然他是个没上过学的木工匠人，但不知他哪里学来的那么多奇闻怪事，好像他有永远讲不完的笑话，而且他又那么充满着男性的阳刚气，他的手粗壮有力，他的浓眉，他的眼睛，他的大鼻子，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膛使人有安全感，她真喜欢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不管她是不是中学生大学生，在父亲的怀里，她应该永远是可以撒娇的女儿。

妈妈呢？妈妈身材疲弱，常年累月的劳碌，使她积劳成疾，经常一病不起，她算不上美人胚子，但在一般农村，当之无愧地算得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了。

秋玲非常庆幸自己遗传了妈妈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，每当有人夸她的眼睛长得好时，她就想带着夸她的人去见妈妈。让妈妈高兴。妈妈不仅把眼睛遗传给了她。而且把聪明也传给了她。

妈妈虽是农村妇女，也不会识文断定，但她女人的针织活计做得和机制品一样。特别是布鞋，做工非常细腻，远近闻名。妈妈恬静温柔，清丽得象屋门前的小溪。只是妈妈比较多愁善感。也很容易受惊。

这大概是被爸爸的长期大声吼叫吓出来的，爸爸粗喉咙，大嗓子，遇事喜欢高声大叫，甚至骂粗话，每逢此时，妈妈就像小鸡见了老鹰，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。

妈妈和爸爸，就象天生的一个保护者，一个被保护者，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一个俯首贴耳，逆来顺受的被统治者。

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秋玲是幸福的，幸福得不知世界上有忧愁。她尽她的全力去享受着人生，享受着美好的童年，享受着父母的爱。

她没有一般少女们的什么春愁秋怨，也不想别的什么亲人，她只要她的爸爸妈妈和她的书本。因此，那个黑影的几次出现，她不愿意告诉爸爸妈妈，她不愿一个无关的黑影打破她和她家里生活的平静，她只是每天晚上回到自己房里时，拉开窗帘看看，那个黑影在，她也不觉奇怪，在她的意识里，早把黑影看成是叫花子了，固此她并不惊怕，黑影不在，那也很正常，可能到别处乞讨去了。

有人说，童年象个梦。

不错，刘秋玲的美梦到此结束了。

打碎的美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几次在夜里跃跃欲试又终于遁去了的黑影，也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刘星明。

她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个风雨如盘的仲夏之夜。

那天，正是星期天，天空布满了阴霾，不时响起一阵雷声夹着几道闪电，妈妈带着妹妹吃过午饭就到外婆家去了。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果然下起了大雨，大雨象瓢泼似的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天地灰蒙蒙的，只看见密不透风的白色水柱往下顷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喝了很多酒，她劝过几次都没有用，反而现出一种不带爱相的举动来：

“……喝，你也陪我喝，喝呀，玲……，玲，陪爸爸……喝呀！”

她感到有些紧张，稍稍吃了点饭就算了。

爸爸喝了很多酒，也没有兴趣再听收音机，她收拾过厨房之后，早早地回到房里看书。同样，她还要拉开窗帘看看那棵老枫



树下的黑影，然而也许是雨水太大，那个黑影没出现。

人的情绪往往受天气的影响，秋玲今晚看书也兴趣不高，不一会，她打开日记本记上“妈妈和妹妹走亲戚未回”就上床睡下了。

窗处的风声更急，雨下得更猛烈。

秋玲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她似乎有点紧张和害怕，拉过薄薄的棉被，蒙头蒙脑地睡去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好象自己登上了飞机，飞机徐徐上升到了半空，空中有好多好多的小蚊子咬她，她的旁边有个人为她驱赶蚊子，为她抓痒痒，她的脸上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了都有人为她抓痒痒，啊，好舒服啊，她真的感到腾云驾雾似的飘飘然了。

突然，她的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堵得她透不过气来，她的双手本能地用力打去！啊！那是一头毛茸茸的头发，她猛地吓了一跳，原来根本不是梦，是一个酒气熏天的人在亲她。

秋玲一把要坐起来，但是她被那人压住了，那人伸过铁钳似的手扒她的衣服，她猛地感到，这人是坏人，是强盗，是要占她的便宜，要残害她。

她拼命地大叫着：

“爸，救命哪！”

没有回声，只有窗外的风雨在肆无忌惮地呼啸。

她开始本能地反抗，她的手乱打乱抓，随着她的手所触到之处，都是粗糙的皮肤和圆鼓的肌肉，原来这家伙已经浑身脱得精光，赤条条地压到了这个弱小的幼女身上。

秋玲一面使劲地抓打，一面拼命地呼叫着：

“爸爸，快来呀，救命哪，爸爸——！”